



1 4  
1555  
47





碧雞漫志



門 14  
號 1555  
卷 47

碧雞漫志序

昭  
和  
十  
日  
購  
求

碧雞漫志序

小溪 王灼 晦叔

乙丑冬予客寄成都之碧雞坊妙勝院自夏涉秋與王  
和先張齊望所居甚近皆有聲妓日置酒相樂子亦往  
來兩家不厭也嘗作詩云王家二瓊芙蓉妖張家阿倩  
海棠魄露香亭前古秋光紅雲島邊弄春色滿城錢癡  
買娉婷風捲畫樓絲竹聲誰似兩家喜看客新翻歌舞  
勸飛觥君不見東州鈍漢髮半編日日醉踏碧雞三井  
道子每飲歸不敢徑臥客舍無與語因旁緣是日歌曲

碧雞漫志序

一知不足齋叢書



出所聞見仍考歷世習俗追思平時論說信筆以記積  
百十紙混羣書中不自收拾今秋開篋偶得之殘脫逸  
散僅存十七因次比增廣成五卷目曰碧雞漫志顧將  
老矣方悔少年之非游心淡泊成此亦安用但一時醉  
墨未忍焚棄耳己巳三月既望覃思齋序

碧雞漫志卷第一

述古堂主人手校本

或問歌曲所起曰天地始分而人生焉人莫不有心此  
歌曲所以起也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詩序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  
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  
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樂記曰詩言其志歌咏其聲舞  
動其容三者本于心然後樂器從之故有心則有詩有  
詩則有歌有歌則有聲律有聲律則有樂歌永言卽詩  
也非于詩外求歌也今先定音節乃製詞從之倒置甚



矣而士大夫又分詩與樂府作兩科古詩或名曰樂府  
謂詩之可歌也故樂府中有歌有謠有吟有引有行有  
曲今人于古樂府特指爲詩之流而以詞就音始名樂  
府非古也舜命夔教胄子詩歌聲律率有次第又語禹  
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其君臣  
賡歌九功南風卿雲之歌必聲律隨具古者采詩命太  
師爲樂章祭祀宴射鄉飲皆用之故曰正得失動天地  
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  
教化移風俗詩至于動天地感鬼神移風俗何也正謂

播諸樂歌有此效耳然中世亦有因筦弦金石造歌以  
被之若漢文帝使慎夫人鼓瑟自倚瑟而歌漢魏作三  
調歌辭終非古法

古人初不定聲律因所感發爲歌而聲律從之唐虞禪  
代以來是也餘波至西漢末始絕西漢時今之所謂古  
樂府者漸興晉魏爲盛隋氏取漢以來樂器歌章古調  
併入清樂餘波至李唐始絕唐中葉雖有古樂府而播  
在聲律則渺矣士大夫作者不過以詩一體自名耳蓋  
隋以來今之所謂曲子者漸興至唐稍盛今則繁聲淫



奏始不可數古歌變爲古樂府古樂府變爲今曲子其  
本一也後世風俗益不及古故相懸耳而世之士大夫  
亦多不知歌詞之變

子語魯太師樂知樂深矣魯太師者亦可語此耶古者  
歌工樂工皆非庸人故摯適齊干適楚繚適蔡缺適秦  
方叔入河武入漢陽襄入海孔子錄之八人中其二又見  
于家語孔子學琴于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爲官  
然能于琴今子于琴已習是也子貢問師乙賜宜何歌  
答曰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寬而靜柔

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  
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師乙  
賤工也學識乃至此又曰歌者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  
止如槁木倨中矩勾中鉤擗擗乎端如貫珠歌之妙不  
越此矣今有過鈞容班教坊者問曰某宜何歌必曰汝  
宜唱田中行曹元寵小令

劉項皆善作歌西漢諸帝如武宣類能之趙王幽死諸  
王負罪死臨絕之音曲折深迫廣川王通經好文辭爲  
諸姬作歌尤奇古而高祖之戚夫人燕王旦之容華夫



人兩歌又不在諸王下

兩一作所

蓋漢初古俗猶在也東京

以來非無作者大槩文采有餘性情不足高歡玉壁之  
役士卒死者七萬人慚憤發疾歸使斛律金作勅勒歌  
其辭略曰山蒼蒼天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歡自和之  
哀感流涕金不知書能發揮自然之妙如此當時徐庾  
輩不能也吾謂西漢後獨勅勒歌暨韓退之十琴操近  
古

荆軻入秦燕太子丹及賓客送至易水之上高漸離擊  
筑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涕淚又前為歌曰風蕭

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慷慨士皆  
瞋目髮上指冠軻本非聲律得名乃能變徵換羽於立  
談閒而當時左右聽者亦不憤憤也今人苦心造成一  
新聲便作幾許大知音矣

或問元次山補伏羲至商十代樂歌皮襲美補九夏歌  
是否曰名與義存二子補之無害或有其名而無其義  
有其義而名不可強訓吾未保二子之全得也次山曰  
嗚呼樂聲自太古始百世之後盡亡古音樂歌自太古  
始百世之後遂亡古辭次山知之晚也孔子之時三皇



五帝樂歌已不及見在齊聞韶至三月不知肉味戰國秦火古器與音辭亡缺無遺

漢時雅鄭參用而鄭為多魏平荊州獲漢雅樂古曲音辭存者四曰鹿鳴騶虞伐檀文王而李延年之徒以新聲被寵復改易音辭止存鹿鳴一曲晉初亦除之又漢代短簫鏡歌樂曲三國時存者有朱鷺艾如張上之回戰城南巫山高將進酒之類凡二十二曲魏吳稱號始各改其十二曲晉興又盡改之獨元雲鈞等二曲名存而已漢代鼙舞三國時存者有殿前生桂樹等五曲其

辭則亡漢代胡角摩訶兜勒一曲張騫得自西域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魏晉時亦亡晉以來新曲頗衆隋初盡歸清樂至唐武后時舊曲存者如白雪公莫舞巴渝白紵子夜團扇懊懣石城莫愁楊叛兒烏夜啼玉樹後庭花等止六十三曲唐中葉聲辭存者又止三十七有聲無辭者七今不復見唐歌曲比前世益多聲行于今辭見于今者皆十之三四世代差近爾大抵先世樂府有其名者尚多其義存者十之三其始辭存者十不得一若其音則無傳勢使然也



石崇以明君曲教其妾綠珠曰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  
庭昔爲匣戶玉今爲糞上英綠珠亦自作懊懣歌曰絲  
布溼難縫一作溼元伊侍孝武飲譙撫弦而歌怨詩曰爲  
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  
佐文武金騰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熊甫見  
王敦委任錢鳳將有異圖進說不納因告歸臨與敦別  
歌曰徂風颺起蓋山陵氛霧蔽日玉石焚往事既去可  
長歎可一作有念別惆悵會復難陳安死隴上歌之曰隴上  
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驍驄

文馬鐵鍛鞍

文一作駿

七尺大刀奮如湍

及大

丈八

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戰始三交矢蛇矛棄我  
驍驄竄巖幽爲我外援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  
不還柰子何柰子何一作復柰何劉曄聞而悲傷命樂府歌之晉  
以來歌曲見于史者蓋如是耳

唐時古意亦未全喪竹枝浪淘沙拋毬樂楊柳枝乃詩  
中絕句而定爲歌曲故李太白清平調詞三章皆絕句  
元白諸詩亦爲知音者協律作歌白樂天守杭元微之  
贈云休遣玲瓏唱我詩我詩多是別君辭自注云樂人



高玲瓏能歌歌子數十詩樂天亦醉戲諸妓云席上爭  
飛使君酒歌中多唱舍人詩又聞歌妓唱前郡守嚴郎  
中詩云已留舊政布中和又付新詩與豔歌元微之見  
人詠韓舍人新律詩戲贈云輕新便妓唱凝妙入僧禪  
沈亞之送人序云故友李賀善撰南北朝樂府古詞其  
所賦尤多怨鬱悽豔之句誠以蓋古排今使爲詞考其  
得偶矣得一作能惜乎其中亦不備聲歌弦唱然唐史稱李  
賀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合之弦筚又稱李益詩名  
與賀相埒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求取之被聲歌供奉

天子又稱元微之詩往往播樂府舊史亦稱武元衡工  
五言詩好事者傳之往往被于筚弦又舊說開元中詩  
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詣旗亭飲梨園伶官亦招妓聚  
燕三人私約曰我輩擅詩名未定甲乙定一作第試觀諸伶  
謳詩分優劣一伶唱昌齡二絕句云寒雨連江夜入吳  
平明送客楚帆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  
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  
猶帶昭陽日影來一伶唱適絕句云開篋淚沾臆見君  
前日晝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渙之曰佳妓所唱如



非我詩終身不敢與子爭衡不然子等列拜牀下須臾  
妓唱黃河遠上白雲閒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  
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渙之擲榆二子曰田舍奴我豈  
妄哉以此知李唐伶伎取當時名士詩句入歌曲蓋常  
俗也俗一作事蜀王衍召嘉王宗壽飲宣華苑命宮人李玉  
簫歌衍所撰宮詞云輝輝赫赫浮五雲宣華池上月華  
春月華如水映宮殿有酒不醉真癡人五代猶有此風  
今亡矣近世有取陶淵明歸去來李太白把酒問明月  
李長吉將進酒大蘇公赤壁前後賦協入聲律此暗合

其美耳

一云此暗合孫吳耳

元微之序樂府古題云操引謠謳歌曲詞調八名起於  
郊祭軍賓吉凶苦樂之際在音聲者因聲以度詞審調  
以節唱句度長短之數聲韻平上之差莫不由之準度  
而又別其在琴瑟者為操引採民卮者為謳謠備曲度  
者總謂之歌曲詞調斯皆由樂以定詞非選詞以配樂  
也詩行詠吟題怨歎章篇九名皆屬事而作雖題號不  
同而悉謂之為詩可也後之審樂者往往取其詞度為  
歌曲蓋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微之分詩與樂



府作兩科固不知事始又不知後世俗變凡十七名皆詩也詩即可歌可被之筦弦也元以八名者近樂府故謂由樂以定詞九名者本諸詩故謂選詞以配樂今樂府古題具在當時或由樂定詞或選詞配樂初無常法習俗之變安能齊一

古人善歌得名不擇男女戰國時男有秦青薛談王豹綿駒瓠梁女有韓娥漢高祖大風歌教沛中兒歌之武帝用事甘泉園丘使童男女七十人歌漢以來男有虞公發李延年朱顧仙未子尙吳安泰韓發秀女有麗娟

其秋孫瓊陳左宋容華王金珠唐時男有陳不謙譚子意奴高玲瓏長孫元忠侯貴昌韋青李龜年米嘉榮李袞何戡田順郎何滿郝三寶黎可及柳恭女有穆氏方等念奴張紅紅張好好金谷里葉永新娘御史娘柳青娘謝阿蠻胡二姊寵姐盛小叢樊素唐有態李山奴任智方四女洞雲今人獨重女音不復問能否而士大夫所作歌詞亦尙婉媚古意盡矣政和間李方叔在陽翟有攜善謳老翁過之者方叔戲作品令云唱歌須是玉人檀口皓齒冰膚意傳心事語嬌聲顫字如貫珠老翁



雖是解歌無柰雪鬢霜鬢大家且道是伊模樣怎如念  
奴方叔固是沈於習俗而語嬌聲顛那得字如貫珠不  
思甚矣

或問雅鄭所分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至論也何謂中  
正凡陰陽之氣有中故音樂有正聲有中聲二十  
四氣歲一周天而統以十二律中正之聲正聲得正氣  
中聲得中氣則可用中正用則平氣應故曰中正以平  
之若乃得正氣而用中律得中氣而用正律律有短長  
氣有盛衰太過不及之弊起矣自揚子雲之後惟魏

津曉此東坡曰樂之所以不能致氣召和如古者不得  
中聲故也樂不得中聲者氣不當律也東坡知有中聲  
蓋見孔子及伶州鳩之言恨未知正聲耳近梓潼雍嗣  
侯者作正笙訣琴數還相為宮解律呂逆順相生圖大  
槩謂知音在識律審律在習數故師曠之聰不以六律  
不能正五音諸譜以律通不過者率皆淫哇之聲嗣侯  
自言得律呂真數著說甚詳而不及中正

或曰古人因事作歌輸寫一時之意意盡則止故歌無  
定句因其喜怒哀樂聲則不同故句無定聲今音節皆



有轄束而一字一拍不敢輒增損何與古相戾歟予曰  
皆是也今人固不及古而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古今所  
尚各因其所重昔堯民亦擊壤歌先儒爲搏拊之說亦  
曰所以節樂樂之有拍非唐虞創始實自然之度數也  
故明皇使黃幡綽寫拍板譜幡綽畫一耳於紙以進曰  
拍從耳出牛僧孺亦謂拍爲樂句嘉祐閒汴都三歲小  
兒在母懷飲乳聞曲皆撚手指作拍應之不差雖然古  
今所尚治體風俗各因其所重不獨歌樂也古人豈無  
度數今人豈無性情用之各有輕重但今不及古耳今

所行曲拍使古人復生恐未能易

碧雞漫志卷第一



碧雞漫志卷第二

唐末五代文章之陋極矣獨樂章可喜雖乏高韻而一  
種奇巧各自立格不相沿襲在士大夫猶有可言若昭  
宗野煙生碧樹陌上行人去豈非作者諸國僭主中李  
重光王衍孟昶霸王錢俶習於富貴以歌酒自娛而莊  
宗同父興代北生長戎馬閒百戰之餘亦造語有思致  
國初平一字內法度禮樂寢復全盛而士大夫樂章頓  
衰於前日此尤可怪

唐昭宗以李茂正之故欲幸太原至渭北韓建迎奉歸



華州上鬱鬱不樂時登城西齊雲樓眺望製菩薩蠻曲  
曰登樓遙望秦宮殿茫茫只見雙飛燕渭水一條流千  
山與萬丘野煙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  
大內中又曰飄飄且在三峯下秋風往往堪沾灑腸斷  
憶仙宮朦朧煙霧中思夢時時睡不語長如醉早晚是  
歸期穹蒼知不知

王荆公長短句不多合繩墨處自雍容奇特晏元獻公  
歐陽文忠公風流縉藉一時莫及而溫潤秀潔亦無其  
比東坡先生以文章餘事作詩益而作詞幽高處出神

入天平處尙臨鏡笑春不顧儕輩或曰長短句中詩也  
爲此論者乃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詩與樂府同出豈  
當分異若從柳氏家法正自不分異耳晁無咎黃魯直  
皆學東坡韻製得七八黃晚年閒放於狹邪故有少疎  
蕩處後來學東坡者葉少蘊蒲大受亦得六七其才力  
比晁黃差劣蘇在庭石者翁入東坡之門矣短氣跼步  
不能進也趙德麟李方叔皆東坡客其氣味殊不近趙  
婉而李俊各有所長晚年皆荒醉汝穎京洛閒時時出  
滑稽語賀方回周美成晏叔原僧仲殊各盡其才力自



成一家賀周語意精新用心甚苦毛澤民黃載萬次之  
叔原如金陵王謝子弟秀氣勝韻得之天然將不可學  
仲殊次之殊之贍晏反不逮也張子野秦少游俊逸精  
妙少游屢困京洛故疎蕩之風不除陳無己所作數十  
首號曰語業妙處如其詩但用意太深有時僻澀陳去  
非徐師川蘇養直呂居仁韓子蒼朱希真陳子高洪覺  
範佳處亦各如其詩王輔道履道善作一種俊語其失  
在輕浮輔道誇捷敏故或有不縝密李漢老富麗而韻  
平平舒信道李元膺思致妍密要是波瀾小謝無逸字

字求工不敢輒下一語如刻削通草人都無筋骨裏是  
力不足然則獨無逸乎曰類多有之此最著者爾宗室  
中明發伯山久從汝洛名士游下筆有逸韻雖未能一  
一盡奇比國賢聖褒則過之王逐客才豪其新麗處與  
輕狂處皆足驚人沈公述李景元孔方平處度叔姪晁  
次膺方俛雅言皆有佳句就中雅言又絕出然六人者  
源流從柳氏來病於無韻雅言初自集分兩體曰雅詞  
曰側豔目之曰勝萱麗藻後召試入官以側豔體無賴  
太甚削去之再編成集分五體曰應制曰風月脂粉曰



雪月風花日脂粉才情日雜類周美成目之曰大聲次  
膺亦閒作側豔田不伐才思與雅言抗行不聞有側豔  
田中行極能寫人意中事雜以鄙俚曲盡要妙當在万  
俟雅言之右然莊語輒不佳嘗執一扇書句其上云玉  
蝴蝶戀花心動語人曰此聯三曲名也有能對者吾下  
拜北里狹邪閒橫行者也宗室溫之次之長短句中作  
滑稽無賴語起於至和嘉祐之前猶未盛也熙豐元祐  
閒兗州張山人以詼諧獨步京師時出一兩解澤州孔  
三傳者首創諸宮調古傳士大夫皆能誦之元祐閒王

齊叟彥齡政和閒曹組元寵皆能文每出長短句膾炙  
人口彥齡以滑稽語諫河朔組潦倒無成作紅窗迥及  
雜曲數百解聞者絕倒滑稽無賴之魁也寅緣遭遇官  
至防禦使同時有張袞臣者組之流亦供奉禁中號曲  
子張觀察其後祖述者益衆媿戲江賤古所未有組之  
子知閑門事勳字公顯亦能文嘗以家集刻板欲蓋父  
之惡近有旨下揚州毀其板云

柳耆卿樂章集世多愛賞該洽序事閒暇有首有尾亦  
閒出佳語又能撰聲律諧美者用之惟是淺近卑俗自



成一體不知書者尤好之予嘗以比都下富兒雖脫村  
野而聲態可憎前輩云離騷寂寞千年後戚氏淒涼一  
曲終戚氏柳所作也柳何敢知世間有離騷惟賀方回  
周美成時時得之賀六州歌頭望湘人吳音子諸曲周  
大酺蘭陵王諸曲最奇崛或謂深勁乏韻此遭柳氏野  
狐涎吐不出者也歌曲自唐虞三代以前秦漢以後皆  
有造語險易則無定法今必以斜陽芳草淡煙細雨繩  
墨後來作者愚甚矣敬曰不知書者尤好者卿  
長短句雖至本朝盛而前人自立與真情衰矣東坡先

生非心醉於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  
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今少年妄謂東坡移詩律作長  
短句十有八九不學柳者卿則學曹元寵雖可笑亦毋  
用笑也

歐陽永叔所集歌詞自作者三之一耳其閒他人數章  
羣小因指為永叔起曖昧之謫

晏叔原歌詞初號樂府補亡自序曰往與二三忘名之  
士浮沈酒中病世之歌詞不足以析醒解慍試續南部  
諸賢作五七字語期以自娛不皆敘所懷亦兼寫一時



琴笑池志卷二  
杯酒間聞見及同游者意中事嘗思感物之情古今不  
異竊謂篇中之意昔人定已不遺第今無傳耳故今所  
製通以補亡名之始時沈十二廉叔陳十君龍家有蓮  
鴻蘋雲工以清謳娛客每得一解卽以草授諸兒吾三  
人聽之爲一笑樂其大指如此叔原於悲歡合離寫衆  
作之所不能而嫌於夸故云昔人定已不遺第今無傳  
蓮鴻蘋雲皆詩中款見而世多不知爲兩家歌兒也其  
後目爲小山集黃魯直序之云嬉弄於樂府之餘寓以  
詩人句法清壯頓挫能動搖人心又云狹邪之大雅豪

士之鼓吹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不減桃葉團  
扇若乃妙年美士近知酒色之娛苦節臞儒晚悟裙裾  
之樂鼓之舞之使宴安酖毒而不悔則叔原之罪也哉  
叔原年未至乞身退居京城賜第不踐諸貴之門蔡京  
重九冬至日遣客求長短句欣然兩爲作鷓鴣天九日  
悲秋不到心鳳城歌管有新音風彫碧柳愁眉淡露染  
黃花笑靨深初過雁已聞砧綺羅叢裡勝登臨須教月  
戶纖纖玉細捧霞觴豔豔金曉日迎長歲歲同太平簫  
鼓聞歌鐘雲高未有前村雪梅小初開昨夜風羅幕翠



錦筵紅釵頭羅勝寫宜冬從今屈指春期近莫使金樽  
對月空竟無一語及蔡者案小山詞元序南部諸賢下有緒餘二字  
江南某氏者解音律時時度曲周美成與有瓜葛每得  
一解卽爲製詞故周集中多新聲賀方回初在錢塘作  
青玉案魯直喜之賦絕句云解道江南斷腸句只今惟  
有賀方回賀集中如青玉案者甚衆大抵二公卓然自  
立不肯浪下筆予故謂語意精新用心甚苦  
吾友黃載萬歌詞號樂府廣變風學富才瞻意深思遠  
直與唐名輩相角逐又輔以高明之韻未易求也吾每

對之歎息誦東坡先生語曰彼嘗從事於此然後知其  
難不知者以爲苟然而已夏幾道序之曰惜乎語妙而  
多傷思窮而氣不舒賦才如此反嗇其壽無乃情文之  
兆歟載萬所居齋前梅花一株甚盛因錄唐以來詞人  
才士之作凡數百首爲齋居之玩命曰梅苑其序引云  
呈妍月夕奪霜雪之鮮吐臭風晨聚椒蘭之酷情涯殆  
絕鑒賞斯在莫不抽毫褰彩比聲裁句召楚雲使興歌  
命燕玉以按節粧臺之篇賓筵之章可得而述焉樂府  
廣變風有賦梅花數曲亦自奇特案梅苑序云莫不抽毫遣滯騁彩舒衷



蘭畹曲會孔寧極先生之子方平所集序引稱無爲莫  
知非其自作者稱魯逸仲皆方平隱名如子虛烏有亡  
是之類孔平日自號漁臯漁父與姪處度齊名李方叔  
詩酒侶也

崇寧間建大晟樂府周美成作提舉官而製撰官又有  
七方俟詠雅言元祐詩賦科老手也三舍法行不復進  
取放意歌酒自稱大梁詞隱每出一章信宿喧傳都下  
政和初召試補官寘大晟樂府製撰之職新廣八十四  
調患譜弗傳雅言請以盛德大業及祥瑞事迹制詞實

譜有旨依月用律月進一曲自此新譜稍傳時田爲不  
伐亦供職大樂衆謂樂府得人云

易安居士京東路提刑李格非文叔之女建康守趙明  
誠德甫之妻自少年便有詩名才力華瞻逼近前輩在  
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婦人當推詞采第一趙死  
再嫁某氏訟而離之晚節流蕩無歸作長短句能曲折  
盡人意輕巧尖新姿態百出闔巷荒淫之語肆意落筆  
自古搢紳之家能文婦女未見如此無顧籍也陳後主  
游宴使女學士狎客賦詩相贈答采其尤豔麗者被以



新聲不過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等語李戡嘗痛元  
白詩纖豔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爲其破壞流於民間子  
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媒語冬寒夏熱八人肌骨不可  
除去二公集尙存可考也元與白書自謂近世婦人暈  
淡眉目綰約頭髮衣服脩廣之度 配色澤尤劇怪豔  
因爲豔詩百餘首今集中不載元會真詩白夢游春詩  
所謂纖豔不逞淫言媒語止此耳溫飛卿號多作側辭  
豔曲其甚者合歡桃葉終堪恨裡許元來別有人玲瓏  
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不知亦止此耳今之士大夫

學曹組諸人鄙穢歌詞則爲豔麗如陳之女學士狎客  
爲纖豔不逞淫言媒語如元白爲側詞豔曲如溫飛卿  
皆不敢也其風至閨房婦女誇張筆墨無所羞畏殆不  
可使李戡見也

向伯恭用滿庭芳曲賦木犀約陳去非朱希真蘇養直  
同賦月窟蟠根雲巖分種者是也然三人皆用清平樂  
和之去非云黃衫相倚翠葆層層底八月江南風日美  
弄影山腰水尾楚人未識孤妍離騷遺恨千年無住菴  
中新事一枝喚起幽禪希真云人間花少菊小芙蓉老



冷淡仙人偏得道買定西風一笑前身元是江梅黃姑  
點破冰肌只有暗香猶在飽參清似南枝養直云斷崖  
流水香度青林底元配騷人蘭與芷不數春風桃李淮  
南叢桂小山詩翁合得躋攀身到十洲三島心游萬壑  
千巖後伯恭再賦木犀亦寄清平樂贈韓璜叔夏云吳  
頭楚尾踏破芒鞋底萬壑千巖秋色裡不柰惱人風味  
如今老我薌林世閒百不關心獨喜愛香韓壽能來同  
醉花陰韓和云秋光如水釀作鵝黃蟻散入千巖佳樹  
裡惟許脩門人醉輕細重上風鬟不禁月冷霜寒步障

深沈歸去依然愁滿江山初劉原父亦於清平樂賦木  
犀云小山叢桂最有人畱意拂葉攀花無限思雨溼濃  
香滿袂別來過了秋光翠簾昨夜新霜多少月宮閒地  
姮娥借與微芳同一花一曲賦者六人必有第其高下  
者正宮白苧曲賦雪者世傳紫姑神作寫至追昔燕然  
畫角寶鑰珊瑚是時丞相虛作銀城換得或問出處蒼  
云天上文字汝那得知末後句又恐東君暗遣花神先  
到南國昨夜江梅漏泄春消息殊可喜也予舊同僚郝  
宗文嘗春初請紫姑神既降自稱蓬萊仙人玉英書浪



淘沙曲云塞上早春時暖律猶微柳舒金線拂回堤料  
得江鄉應更好開盡梅溪晝漏漸遲遲愁損仙機幾回  
無語斂雙眉凭徧欄干十二曲日下樓西

正宮下別  
是一條

沈公述為韓魏公之客魏公在中山門人多有賜環之  
望沈秋日作霜葉飛詞云謾贏得相思甚了東君早作  
歸來計便莫惜丹青手重與芳菲萬紅千翠為魏公發  
也

賀方回石州慢予舊見其藁風色收寒雲影弄晴改作  
薄雨收寒斜照弄晴又冰垂玉筍向午滴瀝簷楹泥融

消盡牆陰雪改作煙橫水際映帶幾點歸鴻東風消盡

龍沙雪

宇文叔通久留金國不得歸立春日作迎春樂曲云寶  
幡綵勝堆金縷雙燕釵頭舞人閒要識春來處天際雁  
江邊樹故國鶯花又誰主念憔悴幾年羈旅把酒祝東  
風吹取人歸去

周美成初在姑蘇與營妓岳七楚雲者游甚久後歸自  
京師首訪之則已從人矣明日飲於太守蔡巒子高坐  
中見其妹作點絳脣曲寄之云遼鶴西歸故鄉多少傷



心事短書不寄魚浪空千里憑仗桃根說與相思意愁  
何際舊時衣袂猶有東風淚

何文縝在館閣時飲一貴人家侍兒惠柔者解帕子為  
贈約牡丹開再集何甚屬意歸作虛 八曲曲中隱其

名云分香帕子揉藍膩欲去殷勤惠重來直待牡丹時  
只恐花知知後故開遲 案詞綜云重來約在牡丹  
時只恐花枝相妒故開遲 別來

看盡閒桃李日日欄干倚催花無計問東風夢作一雙  
蝴蝶遶芳叢何書此曲與趙詠道自言其張本云

王齊叟彥齡元祐副樞巖叟之弟任後得聲初官太原

作望江南數十曲嘲府縣同僚遂併及帥帥怒甚因眾

入謁面責彥齡何敢爾豈恃兄貴謂吾不能劾治耶彥  
齡執手板頓首帥前曰居下位只恐被人讒昨日只吟

青玉案幾時曾做望江南試問馬都監帥不覺失笑眾  
亦匿笑去今別素質曲此事憑誰知證有樓前明月窗

外花影者彥齡作也娶舒氏亦有詞翰婦翁武選彥齡  
事之素不謹因醉酒嫚罵翁不能堪取女歸竟至離絕

舒在父家一日行池上懷其夫作點絳脣曲云獨自臨  
流與來時把欄干凭舊愁新恨耗卻來時與鷺散魚潛



煙斂風初定波心靜照人如鏡少年時影

水調歌頭瑤草一何碧春入武陵溪溪上桃花無數花  
上有黃鸝世傳爲魯直于建炎初見石耆翁言此莫少  
虛作也莫此詞本始耆翁能道其詳予嘗見莫浣溪沙  
曲寶釧細裙上玉梯雲重應恨翠樓低愁同芳草兩萋  
萋又云歸夢悠颺見未真繡衾恰有暗香薰五更分得  
楚臺春造語頗工晚年心醉富貴不復事文筆

古書亡逸固多存於世者亦恨不盡見李義山絕句云  
本來銀漢是紅牆隔得盧家白玉堂誰與王昌報消息  
盡知三十六鴛鴦而唐人使王昌事尤數世多不曉古  
樂府中可互見然亦不詳也一日相逢狹路間道隘不  
容車如何兩少年挾轂問君家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  
忘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堂上置樽酒使作邯鄲倡  
中庭生桂樹華燈何煌煌兄弟兩三人中子爲侍郎五  
日一來歸道上自生光黃金絡繹者滿路傍入門  
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一日河  
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織綺十  
四採桑南陌頭十五嫁爲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盧



家蘭室桂為梁中有鬱金蘇合香頭上金釵十二行足  
下絲履五文章珊瑚桂鏡爛生光平頭奴子提履箱人  
生富貴何所望恨不嫁與東家王以三章互考之即知  
樂府前篇所謂白玉堂與鴛鴦七十二乃盧家然義山  
稱三十六者三十六雙即七十二也又知樂府後篇所  
謂東家王即王昌也余少年時戲作清平樂曲贈妓盧  
姓者云盧家白玉為堂于飛多少鴛鴦縱使東牆隔斷  
莫愁應念王昌黃載萬亦有更漏子曲云憐宋玉許王  
昌東西鄰短牆子每戲謂人曰載萬似曾經界兩家來

蓋宋玉好色賦稱東鄰之子即宋玉為西鄰也東家王  
即東鄰也載萬用事如此之工世徒知石城有莫愁不  
知洛陽亦有之前輩言樂府兩莫愁正謂此也又韓致  
元詩何必苦勞魂與夢王昌祇在此牆東業唱歌者沈  
亞之目為聲家又曰聲黨又曰貢聲中禁案業唱歌者至此二十一  
字與上下文無涉似李義山云王昌且在牆東住未必  
當析出別為一條  
金堂得嫌又云欲入盧家白玉堂新春催破舞衣裳  
對雪云又入盧家如玉堂  
陳無己作浣溪沙曲云暮葉朝花種種陳三秋作意問



呼人安排雲雨要新清隨意且須追去馬輕衫從使著  
行塵晚窗誰念一愁新本是安排雲雨要清新以末後  
句新字韻遂倒作新清世言無已喜作莊語其弊生硬  
也詞中暗帶陳三念一兩名亦有時不莊語乎

五知漫志卷第三

霓裳羽衣曲說者多異予斷之曰西涼創作明皇潤色  
又為易美名其他飾以神怪者皆不足信也唐史云河  
西節度使楊敬述獻凡十二遍白樂天和元微之霓裳  
羽衣曲歌云由來能事各有主楊氏創聲君造譜自注  
云開元中西涼節度使楊敬述造鄭愚案鄭愚當作  
鄭囑下同津  
門詩注亦稱西涼府都督楊敬述進予又攷唐史突  
傳開元間涼州都督楊敬述為曠煌谷所敗白衣檢  
涼州事樂天鄭愚之說是也劉夢得詩云開元天子



萬事足惟惜當年光景促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  
羽衣曲仙心從此在瑤池三清八景相追隨天上忽乘  
白雲去世間空有秋風詞李祐霓裳羽衣曲詩云開元  
太平時萬國賀豐歲梨園進舊曲玉座流新製鳳管迭  
參差霞裳競搖曳元微之法曰詩云明皇度曲多新態  
宛轉浸淫易沈著赤白桃李取花名霓裳羽衣號天樂  
劉詩謂明皇望女几山持志求仙故退作此曲當時詩  
今無傳疑是西涼獻曲之後明皇三鄉眺望發興求仙  
因以名曲忽乘白雲去空有秋風詞譏其賦成也李詩

謂明皇厭梨園舊曲故有此新製元詩謂明皇作此  
多新態霓裳羽衣非人閒服故號天樂然元指爲法曲  
而樂天亦云法曲法曲歌霓裳政和世理音洋洋開元  
之人樂且康又知其爲法曲一類也夫西涼旣獻此曲  
而三人者又謂明皇製作予以是知爲西涼創作明皇  
潤色者也杜佑理道要訣云天寶十三載二月改諸樂  
名中使輔璆琳宣進旨旨一作止令于太常寺刊石內黃鍾  
商婆羅門曲改爲霓裳羽衣曲津陽門詩注葉法善引  
明皇入月宮聞樂歸笛寫其半會西涼都督楊敬述進



婆羅門聲調脗合遂以月中所聞爲散序敬述所進爲  
其腔製霓裳羽衣月宮事荒誕惟西涼廷婆羅門曲明  
皇潤色又爲易美名最明白無疑異久錄云開元六年  
上皇與申天師中秋夜同游月中見一大官府榜曰廣  
寒清虛之府兵衛守門不得入天師引上皇躍超煙霧  
中下視玉城仙人道士乘雲駕鶴往來其間素娥十餘  
人舞笑于廣庭大樹下樂音嘈雜清麗上皇歸編律成  
音製霓裳羽衣曲逸史云羅公遠中秋侍明皇宮中翫  
月以拄杖向空擲之化爲銀橋與帝升橋寒氣侵人遂

至月宮女仙數百素練霓衣舞于廣庭上問曲名曰霓  
裳羽衣上記其音歸作霓裳羽衣曲鹿革事類云八月  
望夜葉法善與明皇游月宮聆月中天樂問曲名曰紫  
雲回馱記其聲歸傳之名曰霓裳羽衣此三家者皆誌  
明皇游月宮其一巾天師同遊初不得曲名其一羅公  
遠同游得今曲名其一葉法善同游得紫雲回曲名易  
之雖大同小異要皆荒誕無可稽據杜牧之華清宮詩  
月聞仙曲調霓作舞衣裳詩家搜奇入句非法然信之  
也又有甚者開元傳信記云帝夢游月宮聞樂聲記其



曲名紫雲回楊妃外傳云上夢仙子十餘輩各執樂器  
御雲而下一人曰此曲神仙紫雲回今授陛下明皇雜  
錄及仙傳拾遺云明皇用葉法善術上元夜自上陽宮  
往西涼州觀燈以鐵如意質酒而還遣使取之不誣幽  
怪錄云開元正月望夜帝欲與葉天師觀廣陵俄虹橋  
起殿前師奏請行但無回顧帝步上高力士樂官數十  
從頃之到廣陵士女仰望曰仙人現師請令樂官奏霓  
裳羽衣一曲乃回後廣陵奏上元夜仙人乘雲西來臨  
孝感寺奏霓裳羽衣曲而去上大悅唐人喜言開元天

寶事而荒誕相凌奪如此將使誰信之予以是知其  
飾以神怪者皆不足信也王建詩云弟子歌中留一色  
聽風聽水作霓裳歐陽永叔詩話以不曉聽風聽水爲  
恨蔡條詩話云出唐人西域記龜茲國王與臣庶知樂  
者于大山閒聽風水聲均節成音後翻人中國如伊州  
甘州涼州皆自龜茲致此說近之但不及霓裳謂涼  
州定從西涼來若伊與甘自龜茲致而龜茲聽風水造  
諸曲皆未可知王建全章餘亦未見但弟子歌中留一  
色恐是指梨園弟子則何豫于龜茲置之勿論可也按



唐史及唐人諸集諸家小說楊太真進見之日奏此曲  
導之妃亦善此舞帝嘗以趙飛燕身輕成帝為置七寶  
避風臺事戲妃事一作偶曰爾則任吹多少妃曰霓裳一曲  
足掩前古而宮妓佩七寶瓔珞舞此曲曲終珠翠可掃  
故詩人云貴妃宛轉侍君側體弱不勝珠翠繁冬雪飄  
緜錦袍暖春風蕩漾霓裳翻又云朱閣沈沈夜未央碧  
雲仙曲舞霓裳一聲玉笛向空盡月滿驪山宮漏長又  
云霓裳一曲千峯上舞破中原始下來又云漁陽鼓  
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又云世人莫重霓裳曲曾致

干戈是此中又云雲雨馬嵬分散後分一作飛驪宮無復聽  
霓裳又云霓裳滿天月粉骨幾春風帝為太上皇就養  
南宮遷于西宮，園弟子玉瑄發音聞此曲一聲則天  
顏不怡左右獻欬其後憲宗時每大宴開作此舞文宗  
時詔太常卿馮定采開元雅樂製雲韶雅樂及霓裳羽  
衣曲是時四方大都邑及士大夫家已多按習而文宗  
乃令馮定製舞曲者疑曲存而舞節非舊故就加整頓  
焉李後主作昭惠后誄云霓裳羽衣曲綿茲喪亂世罕  
聞者獲其舊譜殘缺頗甚暇日與后詳定去彼淫繁定



其缺墜

按馬令南唐書昭惠后傳載後主誄云霓裳舊曲韞音淪世失味齊音猶傷孔氏故國遺聲忍

乎湮墜我稽其美爾揚其祇程度餘律重新雅製云云灼所引似是誄後注文今失傳云

蓋唐末始

不全

始一作殆

蜀檣杙稱三月上巳王衍宴怡神亭衍自執

板唱霓裳羽衣後庭花思越人曲決非開元全章洞微

志稱五代時齊州章丘北村任六郎愛讀道書好湯餅

得犯天麥毒疾多唱異曲八月望夜待月私第六郎執

板大諫一曲有水鳥野雀數百集其舍屋傾聽自適曰

此即昔人霓裳羽衣者眾請于何得笑而不荅既得之

邪疾使此聲果傳亦未足信按明皇改婆羅門為霓裳

羽衣屬黃鍾商云時號越調即今之越調是也白樂天

嵩陽觀夜奏霓裳詩云開元遺曲自淒涼況近秋天調

是商又知其為黃鍾商無疑歐陽永叔云人間有瀛府

獻仙音二曲此其遺聲瀛府屬黃鍾宮獻仙音屬小石

調了不相干永叔知霓裳羽衣為法曲而瀛府獻仙音

為法曲中遺聲今合兩個宮調作霓裳羽衣一曲遺聲

亦太疏矣筆談云蒲中逍遙樓楹上有唐人橫書類梵

字相傳是霓裳譜字訓不通莫知是非或謂今燕部有

獻仙音曲乃其遺聲然霓裳本謂之道調曲獻仙音乃



小石調爾又嘉祐雜志云同州樂工翻河中黃幡綽霓裳譜鈞容樂工程士守元本作士守程下同今依錢校以為非是別依法曲造成教坊伶人花日新見之題其後云法曲雖精莫近望瀛子謂筆談知獻仙曲非是乃指為道調法曲則無所著見獨理道要訣所載係當時朝旨可信不誣雜志謂同州樂工翻河中黃幡綽譜雖不載何宮調安知非逍遙樓楹上橫書耶今并程士守譜皆不傳樂天和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云磬簫箏笛遞相攬擊擘擘聲遞迤注云凡法曲之初眾樂不齊惟金石絲竹次

第發聲霓裳序初亦復如此又云散序六奏未動衣陽臺宿雲慵不飛中序擘騁初入拍秋竹竿裂春冰坼注云散序六遍無拍故不舞中序始有拍亦名拍序又云繁音急節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鏗錚翔鸞舞了卻收翅唳鶴曲終長引聲注云霓裳十二遍而曲終凡曲將終皆聲拍促速惟霓裳之末長引一聲筆談云霓裳曲凡十二疊前六疊無拍至第七疊方謂之疊遍自此始有拍而舞筆談沈存中撰沈指霓裳羽衣為道調法曲則是未嘗見舊譜今所云豈亦得之樂天平世有般涉調



拂霓裳曲因石曼卿取作傳踏述開元天寶舊事曼卿云本是月宮之音翻作人間之曲近夔帥曾端伯增損其辭為勾遣隊口號亦云開寶遺音蓋二公不知此曲自屬黃鍾商而拂霓裳則般涉調也宣和初普府守山東人王平詞學華瞻自言得夷則商霓裳羽衣譜取陳鴻白樂天長恨歌傳并樂天寄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又雜取唐人小詩長句及明皇太真事終以微之連昌宮詞補綴成曲刻板流傳曲十一段起第四遍第五遍第六遍正顛入破虛催袞實催袞歇拍殺袞音律節奏

與白氏歌注大異則知唐曲今世決不復見亦可恨也又唐史稱客有以按樂圖示王維者無題識維徐曰此霓裳第三疊最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予嘗笑之霓裳第一至第六疊無拍者皆散序故也類音家所行大品安得有拍樂圖必作舞女而霓裳散序六疊以無拍故不舞又畫師于樂器上或吹或彈止能畫一個字諸曲皆有此一字豈獨霓裳唐孔緯拜官教坊優伶求利市緯呼使前索其笛指竅問曰何者是浣溪沙孔籠子諸伶大笑此與畫圖上定曲名何異

普府一作普州錢校晉府

八知不足齋叢書



涼州曲唐史及傳載稱天寶樂曲皆以邊地爲名若涼州伊州甘州之類曲遍聲繁名入破又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明年安祿山反涼伊甘皆陷土蕃史及開元傳信記亦云西涼州獻此曲寧王憲曰音始于宮散于商成于角祉羽斯曲也宮離而不屬商亂而加暴君卑逼下臣僭犯上臣恐一日有播遷之禍及安史之亂世頗思憲審音而楊妃外傳乃謂上皇居南內夜與妃侍者紅桃歌妃所製涼州詞上因廣其曲今流傳者益加明皇雜錄亦云上初自巴蜀回夜來乘月登樓命

妃侍者紅桃歌涼州卽妃所製上親御玉笛爲倚樓曲罷無不感泣因廣其曲傳于人間予謂皆非也涼州在天寶時已盛行上皇巴蜀回居南內乃肅宗時那得始廣此曲或曰因妃所製詞而廣其曲者亦詞也則流傳者益加豈亦詞乎舊史及諸家小說謂妃善舞窳曉音律不稱善製詞今妃外傳及明皇雜錄所云夸誕無實獨帝御玉笛爲倚樓曲因廣之流傳人間似可信但非涼州耳唐史又云其聲本宮調今涼州見于世者凡七宮曲曰黃鍾宮道調宮無射宮中呂宮南呂宮仙呂



宮高宮不知西涼所獻何宮也然七曲中知其三是唐  
曲黃鍾道調高宮者是也脞說云西涼州本在正宮正  
元初康崑崙翻入琵琶玉宸宮調初進在玉宸殿故以  
命名合衆樂卽黃鍾也予謂黃鍾卽俗呼正宮崑崙豈  
能捨正宮外別製黃鍾涼州乎因玉宸殿奏琵琶就易  
美名此樂工夸大之常態而脞說便謂翻入琵琶玉宸  
宮調新史雖取其說止云康崑崙寓其聲于琵琶奏于  
玉宸殿因號玉宸宮調合諸樂則用黃鍾宮得之矣張  
祐詩云春風南內百花時道調涼州急遍吹揭手便拈

金婉舞上皇驚笑悖拏兒又幽閒鼓吹云元載子伯和  
勢傾中外福州觀察使寄樂妓數十人使者半歲不得  
通窺伺門下有琵琶康崑崙出入乃厚遺求通伯和一  
試盡付崑崙段和上者自製道調涼州崑崙求譜不許  
以樂之半爲贈乃傳據張祐詩上皇時已有此曲而幽  
閒鼓吹謂段師自製未知孰是白樂天秋夜聽高調涼  
州詩云樓上金風聲漸緊月中銀字韻初調促張弦柱  
吹高管一曲涼州入沈寥大呂宮俗呼高宮其商爲高  
大石其羽爲高般涉所謂高調乃高宮也史及脞說又



云涼州有大遍小遍非也凡大曲有散序鞞排遍擷正  
擷入破虛催實催袞遍歇指殺袞一本實催下云  
一曲此謂大遍而涼州排遍予曾見一本有二十四段  
後世就大曲製詞者類從簡省而管弦家又不肯從首  
至尾吹彈甚者學不能盡元微之詩云逡巡大遍梁州  
徹又云梁州大遍最豪嘈及脞說謂有大遍小遍其悞  
識此乎

伊州見于世者凡七商曲大石調高大石調雙調小石  
調歇指調指一作拍林鍾商越調第不知天寶所製七商中

六么一名綠腰一名樂世一名錄要元微之琵琶歌云  
綠腰散序多攏撚又云管兒還為彈綠腰綠腰依舊聲  
迢迢又云逡巡彈得六么徹霜刀破竹無殘節沈亞之  
歌者葉記云合韻奏綠腰又志盧金蘭墓云為綠腰玉  
樹之舞唐史吐蕃傳云奏涼州胡渭錄要雜曲段安節  
琵琶錄云綠腰本錄要也樂工進曲上令錄其要者白  
樂天楊柳枝詞云六么水調家家唱白雪梅花處處吹  
又聽歌六絕句內樂世一篇云管急弦繁拍漸稠綠腰  
宛轉曲終頭誠知樂世聲聲樂老病人聽未免愁一作人聽



殘注云樂世一名六么王建宮詞云琵琶先抹六么頭  
故知唐人以腰作么者惟樂天與王建耳或云此曲拍  
無過六字者故曰六么至樂天又獨謂之樂世他書不  
見也青箱雜記云曲有錄要者錄霓裳羽衣曲之要拍  
霓裳羽衣曲乃宮調與此曲了不相關士大夫論議嘗  
患講之未詳卒然而發事與理交違幸有証之者不過  
如聚訟耳若無人攻擊後世隨以憤憤或遺禍于天下  
樂曲不足道也琵琶錄又云正元中康崑崙琵琶第一  
手兩市樓抵鬪聲樂崑崙崙登東絲樓彈新翻羽調綠腰

何調耳王建宮詞云側商調裏唱伊州林鍾商今夷則

商也管色譜以凡字殺若側商即借尺字殺即一作則案姜夔

琴曲側商調序云琴七弦散聲具宮商角徵羽者為正  
弄慢角清商宮調慢宮黃鍾調是也加變宮變徵為散  
聲者曰側弄側楚側蜀側商是也側商之調久亡唐人  
詩云側商調裏唱伊州子以此語尋之伊州大食調黃  
鍾律法之商乃以慢角轉弦取變宮變徵散聲此調甚  
流美也蓋慢角乃黃鍾之正側商乃黃鍾之側它言側  
者同此然非三代之聲乃漢燕樂爾據此則林鍾商  
當作黃鍾商又夔越九歌內側商調亦註云黃鍾商

甘州世不見今仙呂調有曲破有八聲慢有令而中呂

調有象甘州八聲象一作蒙下同他宮調不見也凡大曲就本

宮調制引 慢近令制一作轉蓋度曲者常態常一作斂若象甘



州八聲卽是用其法于中呂調此例甚廣偽蜀毛文錫  
有甘州遍顧瓊李珣有倒排甘州顧瓊又有甘州子皆  
不著宮調

胡渭州明皇雜錄云開元中樂工李龜年兄弟三人皆  
有才學盛名彭年善舞鶴年龜年能歌製渭州曲特承  
顧遇於東都大起第宅僭侈之制踰於公侯唐史吐蕃  
傳亦云奏涼州胡渭錄要雜曲今小石調胡渭州是也  
然世所行伊州胡渭州六么皆非大遍全曲

案姜夔醉  
吟商詞序  
胡渭州作  
湖渭州

必謂無敵曲罷西市樓上出一女郎抱樂器云我亦彈  
此曲兼移在楓香調中下撥聲如雷絕妙入神崑崙拜  
請爲師女郎更衣出乃僧善本俗姓段今六么行于世  
者四曰黃鍾羽卽俗呼般涉調曰夾鍾羽卽俗呼中呂  
調曰林鍾羽卽俗呼高平調曰夷則羽卽俗呼仙呂調  
皆羽調也崑崙所謂新翻今四曲中一類乎或他羽調  
乎是未可知也段師所謂楓香調無所著見今四曲中  
一類乎或他調乎亦未可知也歐陽永叔云貪看六么  
花十八此曲內一疊名花十八前後十八拍又四花拍



其二十二拍樂家者流所謂花拍蓋非其正也曲節抑揚可喜舞亦隨之而舞築球六么至花十八益奇

碧雜漫志卷第三

碧雜漫志卷第四

蘭陵王北齊史及隋唐嘉話稱齊文襄之子長恭封蘭陵王與周師戰嘗著假面對敵擊周師金墉城下勇冠三軍武士共歌謠之曰蘭陵王入陣曲今越調蘭陵王凡三段二十四拍或曰遺聲也此曲聲犯正宮管色用大凡字大一字勾字故亦名大犯又有大石調蘭陵王慢殊非舊曲周齊之際未有前後十六拍慢曲子耳虞美人脛說稱起于項籍虞兮之歌予謂後世以此命名可也曲起于當時非也曾子宣夫人魏氏作虞美人



草行有云三軍散盡旌旗倒玉帳佳人坐中老香魂夜  
逐劍光飛青血化爲原上草芳菲寂寞寄寒枝一作心舊  
曲間來似斂眉又云當時遺事久成空慷慨尊前爲誰  
舞亦有就曲誌其事者世以爲工其詞云帳前草草軍  
情變月下旌旗亂褫衣推枕愴離情遠風吹下楚歌聲  
正三更撫騅欲上重相顧豔態花無主手中蓮鐔凜秋  
霜九泉歸去是仙鄉恨茫茫黃載萬追和之壓倒前輩  
矣其詞云世閒離恨何時了不爲英雄少楚歌聲起伯  
圖休一似

水東流

案錢校本霸圖休下元缺九字別本有一似水東流

五字案陳耀文花草粹編載此詞作玉帳佳人血淚滿東流葛荒葵老蕪城暮一本葛荒葵城隴暮平玉貌知何處至今芳草解婆娑一作與調不合似誤只有當年魂魄未消磨一作時按益州草木記雅州名山縣出虞美人草如雞冠花葉兩兩相對爲唱虞美人曲應拍而舞他曲則否賈氏談錄襄斜山谷中有虞美人草狀如雞冠大葉相對或唱虞美人則兩葉如人拊掌之狀頗中節拍西陽雜俎云舞草出雅州獨莖三葉葉如決明一葉在莖端兩葉居莖之半相對人或近之歌及抵掌謳曲葉動如舞益部方物圖贊改虞作娛云今世所



傳虞美人曲下音俚調非楚虞姬作意其草纖柔為歌  
氣所動故其莖至小者或若動搖美人以為娛耳筆談  
云高郵桑景舒性知音舊聞虞美人草遇人唱虞美人  
曲枝葉皆動他曲不然試之如所傳詳其曲皆吳音也  
他日取琴試用吳音製一曲對草鼓之枝葉亦動乃目  
曰虞美人操其聲調與舊曲始末不相近而草輒應之  
者律法同管也今盛行江湖閒人亦莫知其如何為吳  
音東齋記事云虞美人草唱他曲亦動傳者過矣子攷  
六家說各有異同方物圖贊最穿鑿無所稽據舊曲固

非虞姬作若便謂下音俚調嘻其甚矣亦聞蜀中數處  
有此草予皆未之見恐種族異則所感歌亦異然舊曲  
三其一屬中呂調其一中呂宮近世轉入黃鍾宮此草  
應拍而舞應舊曲乎新曲乎桑氏吳音合舊曲乎新曲  
乎恨無可問者又不知吳草與蜀產有無同類也

一本云有

異同  
否耶

安公子通典及樂府雜錄稱煬帝將幸江都樂工王令  
言者妙達音律其子彈胡琵琶作安公子曲令言驚問  
邴得此對曰宮中新翻令言流涕曰慎毋從行宮君也



宮聲往而不返大駕不復回矣據理道要訣唐時安公  
子在大簇角今已不傳其見于世者中呂調有近般涉  
調有合然尾聲皆無所歸宿亦異矣

水調歌理道要訣所載唐樂曲南呂商時號水調予數

見唐人說水調各有不同予因疑水調非曲名乃俗呼

音調之異名今決矣按隋唐嘉話煬帝鑿汴河自製水

調歌卽是水調中製歌也一本云非水調中製歌也世以今曲水調

歌爲煬帝自製今曲迺中呂調而唐所謂南呂商則今

俗呼中管林鍾商也脞說云水調河傳煬帝將幸江都

時所製聲韻悲切帝喜之樂工王令言謂其弟子曰不

返矣水調河傳但有去聲此說與安公子事相類蓋水

調中河傳也明皇雜錄云祿山犯順順一作闕議欲遷幸帝

置酒樓上命作樂有進水調歌者曰山川滿目淚沾衣

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飛

上問誰爲此曲曰李嶠上曰真才子不終飲而罷此水

調中一句七字曲也白樂天聽水調詩云五言一遍最

殷勤調少情多似有因不會當時翻曲意此聲腸斷爲

何人脞說亦云水調第五遍五言調聲最愁苦此水調



中一句五字曲又有多遍似是大曲也樂天詩又云時  
唱一聲新水調設人道是採菱歌此水調中新腔也南  
唐近事云元宗留心內寵宴私擊鞠無虛日嘗命樂工  
楊花飛奏水調詞進酒花飛惟唱南朝天子好風流一  
句如是數四上悟覆杯賜金帛此又一句七字然既曰  
命奏水調詞則是令楊花飛水調中撰詞也外史檮杌  
云王衍泛舟巡閭中舟子皆衣錦繡自製水調銀漢曲  
自製上一此水調中製銀漢曲也今世所唱中呂調水  
有偶字調歌迺是以俗呼音調異名者名曲雖首尾亦各有五

言兩句決非樂天所聞之曲河傳唐詞存者二其一屬  
南呂宮凡前段平韻後仄韻其一乃今怨王孫曲屬無  
射宮以此知煬帝所製河傳不傳人然歐陽永叔所  
集詞內河傳附越調亦怨王孫曲今世河傳乃仙呂調  
皆合也

萬歲樂唐史云明皇分樂爲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  
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坐部伎一曲而鳥歌萬歲樂  
居其四鳥歌者武后作也有鳥能人言萬歲因以製樂  
通典云鳥歌萬歲樂武太后所造時宮中養鳥能人言



嘗稱萬歲為樂以象之舞三人衣緋大袂竝畫鸚鵡冠  
作鳥象又云今嶺南有鳥似鸚鵡能言名吉丁音異哉  
武后也其為昭儀至篡奪殺一后一妃而殺王侯將相  
中外士大夫不可勝計凶忍之極又殺諸武僅有免者  
又最甚則親生四子殺其二廢徙其一獨睿宗危得脫  
視他人性命如糞卓至聞鳥歌萬歲乃欲集慶厥躬改  
年號永昌又因二齒生改號長壽又號延載又號天冊  
萬歲又號萬歲通天又號長安自昔紀號祈祝未有如  
后之甚者在衆人則欲速死在一身則欲長久一身一作已身

世無是理也按理道要設唐時太簇商樂曲有萬歲樂  
或曰卽鳥歌萬歲樂也又舊唐史元和八年十月汴州  
劉宏撰聖朝萬歲樂譜三百首以進今黃鍾宮亦有萬  
歲樂不知起前曲或後曲

夜半樂唐史云民間以明皇自潞州還京師夜半舉兵  
誅韋皇后製夜半樂還京樂二曲樂府雜錄云明皇自  
潞州入平內難半夜斬長樂門關領兵入宮後撰夜半  
樂曲今黃鍾宮有三臺夜半樂中呂調有慢有近拍有  
序不知何者為正



何滿子白樂天詩云世專滿子是人名臨就刑時曲始  
成一曲四詞歌八疊從頭便是斷腸聲自注云開元中  
滄州歌者姓名臨刑進此曲以贖死上竟不免元微之  
何滿子歌云何滿能歌聲宛轉天寶年中世稱罕嬰刑  
繫在囹圄閒下調哀音歌憤懣梨園弟子奏元宗一唱  
承恩羈網緩便將何滿爲曲名御府親題樂府纂甚矣  
帝王不可妄有嗜好也明皇喜音律而罪人遂欲進曲  
贖死然元白平生交友聞見率同獨紀此事少異盧氏  
雜說云甘露事後文宗便殿觀牡丹誦舒元興牡丹賦

歎息泣下命樂適情宮人沈翹翹舞何滿子詞云浮雲  
蔽白日上日汝知書耶乃賜金臂環又薛逢何滿子詞  
云繫馬宮槐老持柘店菊黃故交今不見流恨滿川光  
五字四句樂天所謂一曲四詞庶幾是也歌八疊疑有  
和聲如漁父小秦王之類今詞屬雙調兩段各六句內  
五句各六字一句七字五代時尹鶚李珣亦同此其他  
諸公所作往往只一段而六句各六字皆無復有五字  
者字句既異卽知非舊曲樂府雜錄云靈武刺史李靈  
曜置酒坐客姓駱唱何滿子皆稱妙絕白秀才者日家



有聲妓歌此曲音調不同召至令歌發聲清越殆非常  
音駱遽問曰莫是宮中胡二子否妓熟視曰君豈梨園  
駱供奉邪相對泣下皆明皇時人也張祐作孟才人歎  
云偶因歌態詠嬌嚔傳唱宮中十二春卻爲一聲何滿  
子下泉須弔孟才人其序稱武宗疾篤孟才人以歌笙  
獲寵者密侍左右上目之曰吾當不諱爾何爲哉指笙  
囊泣曰請以此就縊上憫然復曰妾嘗藝歌願對上歌  
一曲以泄憤許之乃歌一聲何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  
候之曰脈尙溫而腸已絕一云肌尙溫而腸已斷上崩將徙柩舉

之愈重議者曰非侯才人乎命其觀至乃舉僞蜀孫光  
憲何滿子一章云冠劍不隨君去江河還共恩深似爲  
孟才人發祐又有宮詞云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  
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其詳不可得而聞也  
凌波神開元天寶遺事云帝在東都夢一女子高髻廣  
裳拜而言曰妾凌波池中龍女久護宮苑陛下知音乞  
賜一曲帝爲作凌波曲奏之池上神出波閒楊妃外傳  
云上夢豔女梳交心髻大襲寬衣曰妾是陛下凌波池  
中龍女衛宮護駕實有功陛下洞曉鈞天之音乞賜一



曲夢中爲鼓胡琴作凌波曲後于凌波池奏新曲池中  
波濤湧起有神女出池心乃夢中所見女子因立廟池  
上歲祀之明皇雜錄云女伶謝阿蠻善舞凌波曲出入  
宮中及諸姨宅妃子待之甚厚賜以金粟妝臂環按理  
道要訣天寶諸樂曲名有凌波神二曲其一在林鍾宮  
云時號道調宮然今之林鍾宮卽時號南呂宮而道調  
宮卽古之仲呂宮也其一在南呂商云時號水調今南  
呂商則俗呼中管林鍾商也皆不傳予問諸樂工云舊  
見凌波曲譜不記何宮調也世傳用之歌吹能招來鬼

神因是久廢豈以龍女見形之故相承爲能招來鬼神  
乎

荔枝香唐史禮樂志云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  
張樂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曰荔  
枝香脞說云太真妃好食荔枝每歲忠州置急遞上進  
五日至都天寶四年夏荔枝甚北開籠時香滿一室  
供奉李龜年撰此曲進之宣賜甚厚楊妃外傳云明皇  
在驪山命小部音聲于長生殿奏新曲音聲一作張樂未有名  
會南海進荔枝因名荔枝香三說雖小異要是明皇時



曲然史及揚妃外傳皆謂帝在驪山故杜牧之華清絕  
句云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  
子笑無人知道荔枝來遯齋閒覽非之曰明皇每歲十  
月幸驪山至春乃還未嘗用六月詞意雖美美一作好而失  
事實予觀小杜華清長篇又有塵埃羯鼓索片段荔枝  
筐之語其後歐陽永叔詞亦云一從魂散馬嵬開只有  
紅塵無驛使滿眼驪山唐史既出永叔宜此詞亦爾也  
今歇指大石兩調歇指一作歇拍皆有近拍不知何者為本曲  
阿濫堆中朝故事云驪山多飛禽名阿濫堆明皇御玉

笛採其聲翻為曲子名左右皆傳唱之播于遠近人競  
以笛效吹故張祐詩云紅樹蕭蕭閣半開玉皇會幸此  
宮來宮一作閒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濫堆賀方回  
朝天子曲云待月上潮平波濼濼寒管孤吹新阿濫即  
謂阿濫堆江湖閒尙有此聲予未之聞也嘗以問老樂  
工云屬夾鍾商按理道要訣天寶諸樂名堆作埴屬黃  
鍾羽夾鍾商俗呼雙調而黃鍾羽則俗呼般涉調然理  
道要訣稱黃鍾羽時號黃鍾商調皆不可曉也



碧雞漫志卷第四

碧雞漫志卷第五

念奴嬌元微之連昌宮詞云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  
 煙宮樹綠夜半月高弦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屋力士傳  
 呼覓念奴念奴潛伴諸郎宿須臾覓得又連催特敕街  
 中許然燭春嬌滿眼淚紅綃掠削雲鬟旋裝束飛上九  
 天歌一聲二十五郎吹管逐自注云念奴天寶中名倡  
 善歌每歲樓下酺宴萬眾喧溢嚴安之韋黃裳輩闢易  
 不能禁衆樂爲之罷奏明皇遣高力士大呼樓上曰欲  
 遣念奴唱歌邠二十五郎吹小管逐  
邠元本作仰今從  
 元氏長慶集校改  
 一知不足齋叢書



看人能聽否皆悄然奉詔然明皇不欲奪俠游之盛未嘗置在宮禁歲幸溫湯時巡東洛有司潛遣從行而已開元天寶遺事云念奴有色善歌宮伎中第一帝嘗曰此女眼色媚人又云念奴每執板當席聲出朝霞之上今大石調念奴嬌世以為天寶間所製曲子固疑之然唐中葉漸有今體慢曲子而近世有填連昌詞入此曲者後復轉此曲入道調宮又轉入高宮大石調

雨淋鈴明皇雜錄及楊妃外傳云帝幸蜀初入斜谷霖

雨彌旬旬一作日棧道中聞鈴聲帝方悼念貴妃採其聲為

雨淋鈴曲以寄恨時梨園弟子惟張野狐一人善筆策

筆一作齋因吹之遂傳于世予考史及諸家說明皇自陳倉

入散關出河池初不由斜谷路今劍州梓桐縣地名上

亭有古今詩刻記明皇聞鈴之地庶幾是也羅隱詩云

細雨霏微宿上亭雨中因感雨淋鈴貴為天子猶魂斷

窮著荷衣好涕零劍水多端何處去巴猿無賴不堪聽

少年辛苦今飄蕩空媿先生教聚螢空一作深世傳明皇宿

上亭雨中聞牛鐸聲悵然而起問黃幡綽鈴作何語曰

謂陛下特郎郎一作郎當俗稱不整治也明皇一笑遂作



此曲楊妃外傳又載上皇還京後復幸華清從官嬪御  
多非舊人於望京樓下命張野狐奏雨淋鈴曲上四顧  
悽然自是聖懷耿耿但吟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  
與真同須臾弄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世中杜牧之詩  
云零葉翻紅萬樹霜玉蓮開藥煖泉香行雲不下朝元  
閣一曲淋鈴淚數行張祐詩云雨淋鈴夜卻歸秦猶是  
張徽一曲新長說上皇和淚教月明南內更無人張徽  
卽張野狐也或謂祐詩言上皇出蜀時曲與明皇雜錄  
楊妃外傳不同祐意明皇入蜀時作此曲至雨淋鈴夜

卻又歸秦猶是張野狐向來新曲非異說也元微之琵琶歌云淚垂捍撥朱弦濕冰泉嗚咽流鶯澀因茲彈作雨淋鈴風雨蕭條鬼神泣今雙調雨淋鈴慢頗極哀怨真本曲遺聲

清平樂松窗錄云開元中禁初重木芍藥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繁開上乘照夜白太真妃以步輦從李龜年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欲歌之上曰焉用舊詞爲命龜年宜翰林學士李白立進清平調詞三章白承詔賦詞龜年以進上命梨園弟子約格調撫絲竹促龜年歌



太真妃笑領歌意甚厚張君房脞說指此為清平樂曲  
皇宣白進清平調詞乃是令白清平調中製詞  
蓋古樂取聲律高下合為三曰清調平調側調此之謂  
三調明皇止令就擇上兩調偶不樂側調故也況白詞  
七字絕句與今曲不類而尊前集亦載此三絕句止曰  
曰清平詞然唐人不深攷妄指此三絕句耳此曲在越  
調唐至今盛行今世又有黃鍾宮黃鍾商兩首者歐陽  
炯稱白有應制清平樂四首往往是也

春光好羯鼓錄云明皇尤愛羯鼓玉笛云八音之領袖

時春雨始晴景色明麗帝曰對此豈可不與他判斷命  
取羯鼓臨軒縱擊曲名春光好回顧柳杏皆已微坼上  
曰此一事不喚我作天工可乎今夾鍾宮春光好唐以  
來多有此曲或曰夾鍾宮屬二月之律明皇依月律  
故能判斷如神予曰二月柳杏坼久矣此必正月用二  
月律催之也春光好近世或易名愁倚闌

菩薩蠻南部新書及杜陽編云大中初女蠻國入貢危  
髻金冠纓絡被體號菩薩蠻隊遂製此尚當時倡優李  
可及作菩薩蠻隊舞文上亦往往聲其詞大中迺宣宗



紀號也北夢瑣言云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狐相國假  
溫飛卿新撰密進之戒以勿泄而遽言於人由是疎之  
溫詞十四首載花間集今曲是也李可及所製蓋止此  
則其舞隊不過如近世傳踏之類耳

望江南樂府雜錄云李衛公爲亡妓謝秋娘撰望江南  
亦名夢江南白樂天作憶江南三首第一江南好第二  
第三江南憶自注云此曲亦名謝秋娘每首五句子考  
此曲自唐至今皆南呂宮字句亦同止是今曲兩段蓋  
近世曲子無單遍者然衛公爲謝秋娘作此曲已出兩

名樂天又名以憶江南又名以謝秋娘近世又取樂天  
首句名以江南好予嘗歎世間有改易錯亂悞入者是  
也

文淑子盧氏雜說云文宗善吹小管僧文淑爲入內大  
德得罪流之弟子收拾院中籍入家具猶作師講聲上  
採其聲製曲曰文淑子予考資治通鑑敬宗寶曆二年  
六月己卯幸興福寺觀沙門文淑俗講敬文相繼年祀  
極近豈有二文淑哉至所謂俗講則不可曉意此僧以  
俗談侮聖言誘聚羣小至使人主臨觀爲一笑之樂死



尚晚也今黃鐘宮大石調林鍾商歇指調指一作拍皆有十拍令未知孰是而淑字或悞作序并緒

鹽角兒嘉祐雜誌云梅聖俞說始教坊家人市鹽於紙角中得一曲譜翻之遂以名今雙調鹽角兒令是也歐

陽永叔嘗製詞

喝馱子洞微志云屯田員外郎馮敢景德三年爲開封

府界檢澇戶田界一作丞宿史胡店日落忽見三婦人過店

前入西畔古佛堂敢料其鬼也攜僕王侃詣之延坐飲酒稱二十六舅母者請王侃歌送酒三女側聽十四姨

者曰何名也侃對曰喝馱子十四姨曰非也此曲單州

營妓教頭葛大姊所撰新聲梁祖作四鎮時駐兵魚臺

值十月二十一日生日大姊獻之梁祖令李振填詞付後

騎唱之以押馬隊因謂之葛大姊及戰得勝回始流傳

河北軍中競唱俗以押馬隊故訛曰喝馱子莊皇入洛

亦愛此曲謂左右曰此亦古曲葛氏但更五七聲耳李

珣瓊瑤集有鳳臺一曲注云俗謂之喝馱子不載何宮

調今世道調宮有慢勾讀與古不類耳

後庭花南史云陳後主每引賓客對張貴妃等游宴使



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相贈答采其九麗  
者一云采其為曲調其曲有玉樹後庭花通典云玉樹  
後庭花堂堂黃鵠雷金釵兩臂垂竝陳後主造恆與宮  
女學士及朝臣相唱和為詩太樂令何胥一本太樂令  
採其九麗豔者為此曲子因知後主詩胥以配聲律遂  
取一句為曲名故前輩詩云玉樹歌翻王氣終翻一作殘景  
陽鐘動曉樓空又云後庭花一曲幽怨不堪聽又云萬  
戶千門成野草只緣一曲後庭花又云綵牋曾戲欺江  
總綺閣塵銷玉樹空又云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

後庭花又云玉樹歌闌海雲黑花庭忽作青蕪國又云  
後庭餘唱落船窗又云後庭新聲歎樵牧歎一作笑又云不  
知即入宮前井猶自聽吹玉樹花吳蜀雞冠花有一種  
小者高不過五六尺尺作寸或紅或淺紅或白或淺白世  
目曰後庭花又按國史纂異雲陽縣多漢離宮故地有  
樹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揚雄甘泉賦玉樹青蔥  
左思以為假稱珍怪者實非也似之而已子謂雲陽既  
有玉樹即甘泉賦中未必假稱陳後主玉樹後庭花或  
者疑是兩曲謂詩家或稱玉樹或稱後庭花少有連稱



者偽蜀時孫光憲毛熙震李珣有後庭花曲皆賦後主  
故事不著宮調兩段各四句似令也今曲在兩段各六  
句亦令也

西河長命女崔元範自越州幕府拜侍御史李訥尙書  
餞於鑑湖命盛小叢歌坐客各賦詩送之有云爲公唱  
作西河調日暮偏傷去佳人理道要訣長命女西河在  
林鍾羽時號平調今俗呼高平調也脞說云張紅紅者  
大歷初隨父歌旬食過將軍韋青所居青納爲姬自傳  
其藝穎悟絕倫有樂工取古西河長命女加減節奏頗

有新聲未進閒先歌於青青令紅紅游聽以小豆歌令  
記其拍給云女弟子久歌此非新曲也隔屏奏之一聲  
不失樂工大驚請與相見歎伏不已兼云有一聲不穩  
今已正矣尋達上聽召入宜春院寵澤隆異宮中號記  
曲小娘子尋爲才人按此曲起開元以前大歷開樂工  
加減節奏紅紅又正一聲而已花間集和凝有長命女  
曲僞屬李珣瓊瑤集亦有之勾讀各異然皆今曲子不  
知孰爲古製林鍾羽併大歷加減者近世有長命女令  
前七拍後九拍屬仙呂調宮調勾讀並非舊曲又別出



大石調西河慢聲犯正平極奇古蓋西河長命女本林  
鍾羽而近世所分二曲在仙呂正平兩調亦羽調也

楊柳枝鑑戒錄云柳枝歌亡隋之曲也前輩詩云萬里

長江一旦開岸邊楊柳幾千栽錦帆未落于戈起惆悵

龍舟更不同又云樂苑隋堤事已空樂苑鑑戒錄作梁苑萬條猶

舞舊春風皆指汴渠事而張祐折楊柳枝兩絕句其一

云莫折宮前楊柳枝元宗曾向笛中吹元宗一傷心日作當時

暮烟霞起無限春愁生翠眉則知隋有此曲傳至開元

樂府雜錄云白傅作楊柳枝予考樂天晚年與劉夢得

唱和此曲詞白云古歌舊曲君休聽聽取新翻楊柳枝

又作楊柳枝二十韻云樂重翻怨調才子與妍詞注云

洛下新聲也劉夢得亦云請君莫奏前朝曲聽唱新翻

楊柳枝蓋後來始變新聲而所謂樂天作楊柳枝者稱

其別創詞也今黃鍾商有楊柳枝曲仍是七字四句詩

與劉白及五代諸子所製竝同但每句下各增三字一

句此乃唐時和聲如竹枝漁父今皆有和聲也舊詞多

側字起頭平字起頭者十之一二今詞盡皆側字起頭

第三句亦復側字起聲度差穩耳



麥秀兩岐文酒清話云唐封舜臣性輕佻德宗時使湖南道經金州守張樂燕之執孟索麥秀兩岐曲樂工不能封謂樂工曰汝山民亦合聞大朝音律守為杖樂工復行酒封又索此曲樂工前乞侍郎舉一遍封為唱徹衆已盡記於是終席動此曲封既行守密寫曲譜言封燕席事郵筒中送與潭州牧封至潭牧亦張樂燕之倡優作襍禮數婦人抱男女筐筥歌麥秀兩岐之曲叙其拾麥勤苦之由封面如死灰歸過金州不復言矣今世所傳麥秀兩岐今在黃鍾宮唐尊前集載和凝一曲與

今曲不類

己酉三月望日錢遵王假毛黼季汝古閣本校定  
闕惜家藏舊本少第二卷無從是正為恨

乾隆己亥小春吳門陸紹曾據鍾人傑唐宋叢書本  
重校一過鍾本節刪過半益知此本為佳耳金管  
書

碧雞漫志卷第五



